

元代子部書 二卷

元

代

史料刊  
史叢  
初編

黃山書社

欽察汗國

察

台

汗

國

● 阿里麻里

伊利汗國

哈

○ 刺麻

宣政院

波多

度

社

元代子部書 二卷

元  
代  
史料叢刊  
初編

黃山書社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四

天台陶宗儀九成

蕭景茂漳州龍溪隔洲里人儒而有文以謹厚信於鄉里  
仍至元間漳寇亂景茂率鄉人立柵保險堅不可破會  
芻里有人導之從間道入景茂被執賊便拜曰汝賊也  
何拜賊欲脅之降以從民望景茂罵曰逆賊國家何負  
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負汝而坐累之賊相語曰吾殺官  
軍將吏多矣至吾若皆慊靡求生未有若此餓夫之屈  
彊者察其志終不為吾用留之祇取辱耳遂縛之於樹  
剗其肉使自啗之且嚼且罵曰我食我肉無若汝賊行

將萬段狗彘棄不食賊怒絕其舌而死又汀州路總管李黼  
字子威汝寧人泰定丁卯狀元及第至正十年庚寅來  
守是郡政修民和明年辛卯夏五月紅巾寇逼淮西公  
即申告江西行省以謂九江為豫章藩屏之地蘄黃乃  
九江唇齒之邦不可不早為進兵守護或者非其過慮  
公乃張文牘以諭民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在黼之分  
惟知盡死守土而已所謂城存與存誠亡與亡者也聞者  
悚然秋九月寇侵蘄黃屬邑公復上言宜速乘機進援苟  
淮西失守長江之險與彼共之非所恃矣行省不報既  
而蘄州陷冬十月黃州陷十一月二十五日行省平章

禿堅不花奉中書省命領兵至公極陳攻守之策禿堅  
不花以隄備把截為辭越明年壬辰春正月初二日行  
省左丞孛羅帖木兒奉總兵御史大夫領樞密院也先  
帖木兒命領兵進攻淮西亦來也駐逗遛不前十四日  
武昌陷十六日藩王大臣官民舟航蔽江而下我民解  
散十九日禿堅不花孛羅帖木兒皆避之僚佐司屬悉  
為一空公亟發廩振民收召士卒數日稍輯機務繁劇  
不遑寢食以三十三日卧病然猶扶僛乘肩輿領兵出  
境行省以公忠誠昭著授本省然知政事行江州南康  
路軍民都摠管便宜行事二月初九日禿堅不花懼臺

憲公議自三山移兵入城十一月寇忽至城下甘棠湖  
縱火焚西門公立城上身當矢石禿堅不花從北門遁  
去日中執益熾分衆攻北門城遂陷公猶執鐵櫓指揮  
左右迎戰衆驚潰公被執脅以刃不肯降口罵不絕聲  
遂殺之姪男秉昭亦遇害初武昌陷時公謂子秉方曰  
我國之守臣當死此土汝可奉母往下江依伯父以存  
吾後秉方曰父死國子死父有何不可公怒曰汝不遵  
命是不孝也秉昭亦告其兄曰兄不去則叔父無後不  
孝莫大於是其當與叔父同死生矣兄無慮焉秉方不  
獲已買舟奉母夫人行舟次何家堡遲留不忍捨公聞

之手批責以大義遂去不半月公死又江浙行省叅知政事樊執敬字時中鄆人是年秋七月初十日紅巾自徽犯杭時公守宿衛于省有報已入北關門省吏皆次第引去公獨被甲上馬率宿衛兵急出省將挾關從者止之公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是以私利廢臣道行至清河坊口遇它走將又以兵孤且散控其馬首返公怒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適遂躍馬逆戰以死死時猶嚼齒罵不絕聲死之所則天水橋也又福寧州尹王伯顏字伯敬濱州人由湖廣行省知印歷官至茲任撫字多方政教大行是年春除福建鹽運司同知將行

會鄰境賊衆執頗張州民群擁馬前拜且泣曰公吾之  
父母豈容舍我去方今兵戈蓬蠹起公去吾民將孰賴父  
老千餘人詣上司乞留公遂復留至秋賊衆自邵武間  
道迫福寧公募民兵得一千五百餘人為守禦備冬十  
一月庚辰賊進至青蛟屯楊梅嶺公與中子相引兵直  
抵其營與戰破之既而益衆復進我兵僅千餘人乃分  
為二道拒之公為五百人還守州治壬午賊衆萬餘平  
旦攻西門衆寡不敵吏卒奔潰公獨身奮以死自誓俄  
馬中流矢遂為賊所執其魁首王蕪善者謂曰聞公廉  
能著稱欲屈再尹此州公厲聲叱曰我天子守臣義當

殺賊不幸敗有死耳魁怒令公跪公曰此膝豈跪賊耶  
魁益怒令左右毆之公曰我為人臣當為國死乃啞舌  
出血噴其面罵曰殺我即殺毆何也然可殺我不可害  
吾民官軍旦暮且至殺尔等無噍類矣會其執達魯花  
赤阿撒都刺至責之曰汝何得與王尹同起兵拒我阿  
撒都刺股慄口噤不能對公曰吾義當起兵殺賊何名  
拒汝因大罵不絕口且曰我死當為神以殺汝曹魁大  
怒遂害之臨死色不變立而受刃頸斷微有血如乳時  
年七十矣子相亦被執魁欲官之相曰汝逆吾君又殺  
吾父義不共戴天我忠臣子詎能事賊邪魁知不可屈

亦殺之相妻潘氏逃民間有惡少欲亂之不從執獻魁  
潘慟哭曰吾既失所天義豈受辱乃絕不飲食及其二  
幼女皆死又溧陽儒學教授林夢正字古泉吾鄉人中  
書以著述薦得官是歲賊衆寇溧陽獲其魁張某先生  
問曰尔何人也應曰我父為軍千戶紅巾入境逼我父  
為帥父以年老不堪從事令我代先生痛罵之曰尔之  
父祖世為國家臣子而尔忍偽邪既而其執復盛竟奪  
張去下令曰生得林教授者有賞先生匿它處搜得張  
曰前日罵我者非尔邪先生曰然張曰降我則俾亦為  
元帥同享富貴先生曰尔偽也我何為降再三終不屈

縛手樹不解衣冠而殺之又江浙行省員外郎楊乘字  
文載濱州人蚤為天官小史辟中書察議掾歷官至穀  
城亦休二縣尹拜監察御史擢今任是年杭州陷公與  
郎中赫德爾王仲溫員外月忽難都事張鏞俱坐黜公  
退居松江之青龍鎮後御史臺以公等職在贊理不當  
罪宜復其官爵上之事遂白十六年丙申淮西陷平江  
連陷松江秋七月十八日遣所署官吳縣丞張經等賈  
禮幣造請公遣人告曰吾廢處田里不足以辱使者  
吾當擇日受命請以幣置里門外經等如其言公命子  
貞卓具牲醴告祖禰既竣事復命酒飲逮暮起行後圃

中碩五日晴好慨然日晚節如是足矣命貞等治畦處  
置家事如平日撫其孫虎林若怡怡自得也婦坐至夜  
分二子立侍命曰二子行且休吾將就寢公儉約無姬  
侍其燕息寢處人莫得與俱詰旦貞等恠寢門未啓發  
視之則公已自經得手書遺語大意言死生晝夜之理  
且以得存晚節為快又西臺監察御史張公謝職居確  
山縣縣陷賊賊魁者素聞公有治績置公上坐脇之受  
偽官公唾罵之遂縛公妻孥九人至前先殺妾次殺子  
女以及妻每殺一人則諭公曰御史若降餘可免公弗  
為動容其罵如初魁怒拽下坐殺之此在至正辛卯秋

八月間公諱桓字彥威南村野史曰天下之事戰爭十有餘年于茲矣為臣辱國為將辱師敗降奔竄不可勝計甚者含詬忍耻偷生冒榮以為得志名節大閑一蕩去弗顧求其忠義英烈於千百之中莫克什一嗚忠義英烈雖出於天性要亦講之有素處之甚安故於造次顛沛之際決然行之而無疑如李總管黼王州尹伯顏樊叅政執敬張御史桓林教授夢正蕭處士景茂之殺身成仁視死如歸是必講之熟而處之當一旦出於人所不肖為遂以驚動天下而精英忠烈之氣在宇宙間與嵩華相高者自不容泯若桓之居在閒地乘之久坐

廢黜夢正之分顯講教視握將帥之權受民社之託任大而責重者有間矣一皆從容就義是尤難也景茂里中一儒生耳初未嘗得斗升之祿以養其父母尺寸之組以榮其身始於保民終於報國臨大節而不可奪古稱烈丈夫又豈能過是與至於子為父死婦為夫死聲光燕奕照映史冊使百世而下知綱常大義之不可廢天理人心之不可滅如此其有功於名教為何如是深仁厚澤涵養所致孰謂百年之國而無人哉

瘞鶴銘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慶廓邪奚

奪之處也迺衷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隱  
我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乃  
徵前事我傳尔銘余欲無言尔其藏靈雷門去鼓華表  
留形義惟彷彿事亦微冥尔將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  
沅前固重宿右割荆門未下華亭奚集真侶瘞尔作銘  
丹陽外仙尉江陰真宰右刻在鎮江焦山下頑石上潮  
落方可模相傳為晉王右軍書惟宋黃睿東觀餘論云  
為陶隱居書良是其曰今審是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  
弘景自別華陽隱居今日真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著  
真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它書亦尔今此銘士

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  
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  
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乙未歲始還茅山其弟子周  
子良仙去為之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後  
又有題丹陽尉江陰宰數字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  
也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年五十九至穆  
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子歲逸少  
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卯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  
間居不應三十二歲已自稱真逸也又未官於朝及間  
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決非王右軍書也審矣毆陽

文忠公以為不類王右軍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况云道號同又疑王瓚皆非濬字長孺號雲林子邵武人又童道書跋第六卷載南陽張舉子厚所記云座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字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逸遺餘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政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為傳是真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又董君自書其